

密围绕着‘青春远行’这一主题意象来展开的。这个主题意象统贯着他的全部作品，从中又生发、延展出其他一系列诗歌意象，如：火、太阳、水、阳光、月亮、天空、远方、麦子、麦地、草原、黄昏、黑夜、姐姐、妹妹。”但是对于这一个远方的追逐而无法得到，进而便有了诗歌中的许多以黑暗、黑夜为核心的黑色意象部分，这些黑色意象统摄着太阳、月亮、火、麦地等意象；海子非常看重黑暗，他曾写道，“但造太阳的人不得不永与黑暗为弟兄，为自己。”“我是如此的重视黑暗，以至我要以《黑夜》为题写诗。”（海子《日记》）他认为诗是和黑暗一体的，作为写作主体的海子经常使自己和黑暗意象相互重叠、置换，从而使黑暗获得了主体位置。无论是火意象，麦子、麦地，死亡意象，还是太阳、大地，都是服从于追逐远方而不得，导致的黑色主题意象，因此可以断言海子诗歌的主题意象为追逐远方而不得，导致的黑色主题意象。

二、诗歌理想：

（一）物质低层的诗歌理想

西川先生在《死亡后记》中就海子自杀原因探索，就指出“荣誉问题”，并且阐明，“弥尔顿说过：追求荣誉是所有伟大人物的通病。我想海子也不是一个对社会承认毫无兴趣的人。”骆一禾这样描述过海子的开支：“他微薄的工资也时常要寄回贫困的家里去，用于垫付种子、农肥款子和帮助三个弟弟上学的学费，在他死后留存的家信里我看到他的弟弟至今没有配上一副眼镜。”在《夜色》中，海子如此总结自己：“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可以断言，海子不是神人，他还是希望诗歌能解决物质的痛苦，排除苦难，向往现实的温馨生活。

（二）构建诗歌的神话

1.诗人：神圣的职业

海子献身于写作，他是诗歌的虔诚信徒，视诗为生命，诗是他生命的写照和表现。生活的重压、人们的不理解、紧迫的创作共同迫使海子处于生命的边缘，直至出现幻听、幻觉。七年写作生涯，他以杰出的天才创造力，争分夺秒地燃烧，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写下一一种叫“经纬”的东西。诗成为他的生命与信仰，他把诗歌视作生命，进而导致把自己推进在写作与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距离的“黑洞”之中。

2.大诗的神话

西川在《死亡后记》中谈过，海子最看重的是长诗，这是他欲建立其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的最大努力，写长诗是工作而短诗仅供抒情之用。

海子写大诗的动机有着重建人类浪漫主义精神的努力倾向。海子不满意于写“小我”的文人趣味，更看重写大诗，其后期创作以激情澎湃的写作方式进行他的大诗《太阳》，就是致力于史诗梦想的构建。

3.诗歌的神人

西川谈过，海子很希望得到诗歌圈内人们的认可，也非常热情地谈自己的理想——进行一部神话史诗的写作，作中国的但丁。他曾自我期许：“我要成为一首中国最伟大诗歌的父

亲”（《生日颂（或生日祝酒词）》）。

在其写作发展阶段的诗歌理想，海子自称为诗歌的王；而到了后期，他已经不甘心仅为一个诗歌之王，在《夜色》中，海子作如下的自我概括：“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他需要的是“成为太阳的一生”，到了《太阳·弥赛亚》，则完全沉浸于做神的代言人。

4.抵达生命本质的诗作

海子讨厌修辞的花哨和诗歌语言的过度雕琢，必须克服诗歌中对于修辞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

海子明确地说：“我的诗歌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诗学：一份提纲》）将诗的创造力与个体生命的爆发视为一体、试图抵达生存真相与生命奥秘的‘元素’的写作。在他看来：“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诗人必须有力量把自己从自我中解救出来，因为人民的生存和天、地是歌唱的源泉，是唯一的真诗。”（《诗学：一份提纲》）

他营造的个人系列意象，他的诗歌理想，他对于中国诗歌的创造性贡献——古典精神和现代精神、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乡土中国和都市文明的成功融合和对于诗歌的虔敬与敬业，都决定了海子诗歌意象与理想的必读性、可读性。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试论张籍《节妇吟》之“节”

闫秀娟

节妇吟

唐 张籍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本诗原标题下有“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师道是当时藩镇割据中的平卢淄青节度使，是当时割据藩镇之一，且有一大堆高官头衔。当时藩镇割据者用各种手段拉拢、勾结有名文人和中央官吏，以此扩张自己的势力，这首诗实际上是作者为拒绝李师道的拉拢而写的，只不过用了比兴手法，说得比较委婉、客气。

一直以来，这首诗就让人有话想说。虽然这首诗写作的用意并不是如字面所说，而是在明志，在表明一种政治立场，在委婉表达一种富贵不能淫的深意。但是我觉得还是很令人玩味。

节妇，顾名思义即能守住节操的妇女，对丈夫忠贞的妻子。字面意思是描写了一位忠于丈夫的妻子，经过思想斗争后终于拒绝了一位多情男子的追求，守住了妇道。

诗在内容表现上情理真挚，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的确令人肃然起敬。可是我一直疑惑的是中间两句：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翻译过来就是说我家的高楼就连着皇家的花园，我丈夫拿着长戟在皇宫里值班。也就是说，这位妇女非一般小户人家的寻常女子，那自然本来就有恃宠而骄的意味。花园楼阁，情致高雅；衣食丰足，悠哉悠哉！再者，此女之夫既然在皇宫里当差，自己家就住在皇宫隔壁，那家世的显赫就可想而知了。如此，君所赠明珠也就不过如此了，值不得为此而伤怀牵念，动了凡心以致坏了名声。所以，我认为，这位节妇在还君明珠前应该有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围绕的就是“值不值”。

这一点还可以在诗的前半部分发现端倪：“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也就是说，一开始这位女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心旌摇荡，表现在动作上就是将不是丈夫的男人所赠的明珠系佩在自家的红罗短衫上，见微可以知著！她怀揣心事偷偷摸摸将明珠带在贴身小衣上，是人都可以想到有什么事情发生。正所谓不是风动，不是帆动，是心动了。虽然在森严的礼法社会，可能相互都是发乎情而止乎礼，可微风过后平静的湖水肯定已变了模样。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这首诗所刻画的节妇，到底该这样定义？

第一：既然要节，何苦要受人明珠？

第二：既然要节，对于君所赠明珠，为什么还要带在身边？

第三：如果她丈夫不在皇宫，家世一般，她每天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她有没有收到明珠的可能性？就算收到，她会不会轻易就“还君明珠”？

第四：如果她内心一片宁静，为什么要“双泪垂”？还要“恨不相逢未嫁时”，发出相见恨晚的感喟？

所以我进一步推想：此女并没有如此节烈，之所以选择“还君明珠”，只是身不由己！分析如下：

第一：此女系出名门。在古代婚姻关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因为只有差不多的门第她才可能嫁得那么好。既然身出名门，自然家法礼数颇多，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思想也就深植于其心了，那么，这类人的特点就是动心难，能动其心者自然不是等闲人物，动了心以后要想刹车简直比死还难。所以，考虑到娘家的因素，她在痛苦的千回百转的思虑与权衡后及时的刹了车，将信物（明珠）无可奈何地还给了那个在婚后才出现的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是对的但在人生路上却是错的那个人。

第二：此女夫家绝非等闲门第，而赠予此女明珠之人也必非等闲之辈。且看诗中句子“妾家高楼连苑起”，高楼连苑的富贵气象普天之下又有几人？在这种门第中出入的人会是白丁吗？而身居后堂的女流能接触到的丈夫以外的男性又能有几个？所以，这个不知怎样竟然“混”入内堂并有机会赠给主妇明珠的人，其身份令人感兴趣，这是一个蒙着面纱的第三者。莫测的身份，难言的情愫，不可名状的相爱发生了。当其时，固然缠绵，可假以时日，怎么办？要鱼还是熊掌？要私欲还是名节？要世人容不下的幸福还是彷徨痛苦之外的风光（或者只

是暂时的）？她最终选择了后者。

第三：对现有生活的安适享受任谁也不会轻易抛却。现有的一切至少是捏在手里的，而未知的风险谁也无法预料。一旦选择与现状诀别，对未来的期望值最低也是现状，这无疑是在冒胜算不大的险。宋代才女朱淑真，出身中产阶级，夫家也算显赫，但她的丈夫作风离谱，于是她在婚外又大胆恋了一场，后果就是被夫家休弃，为娘家不容，甚至死后被娘家人一把火将尸体和诗稿统统烧毁，这在信奉天命以土为尊实行土葬的古代确实是狠到了极点。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在进行了复杂的心理挣扎后，她最终选择了止步。孔子讲凡事三思而后行，固然不错，但事实上，三思的结果往往就是勇气丧失、叛逆消失、举足不前而失去一段文学佳话传奇经典。

张爱玲在她的经典短篇《爱》中说道：“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的确能说的也唯有且只能是这一句：“噢，你也在这里吗？”放手也是一种美丽，不是吗？

唐代社会是个比较开明的社会，风气比较自由，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宽松。那时，出现第三者也可能是个正常现象。但这位女子最终对不轨之爱的处理方式只能说是婚姻的起码态度和义务，只是做了份内之事，值不得大惊小怪，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冠以“节妇”之名？就如同工作，做自己职责内的事情就是榜样就要让人学习了吗？就如同学校，坚持上好每一节课本就是每个老师份内的事，难道还要因此而标榜于校史吗？就如同医生，救死扶伤就是在做份内的事情，难道因此而要求我们称伊为天使吗？再者，如果女主人公家境不是“高楼连苑起”，她会选择什么？如果女主人公的丈夫不是“执戟明光里”，她会选择什么？如果女主人公的丈夫是戍守边关久不归，她会选择什么？也因此，我就想，张籍写此诗他到底明了什么志？如果没有他所依附的政治力量给他以物质上安全上足够的保障，他还会明这番志吗？如果他自绝于这股政治力量而不会对他自身利益有丝毫影响他会明这番志吗？如果他摇摆于两股政治力量之间而不作明确的选择他会有时间优哉游哉地享受雅致风流的士人生活吗？对此问题，将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中探讨，在此不做赘述。

人生是舞台，个人逃不脱要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女主人公最终在这人生舞台上选择放手，远远眺望，这一姿态不是解脱却胜似解脱，诚如张爱玲在她的散文《自己的文章》中所感叹的：“‘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哀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

还是张爱玲的话：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所以说：节什么呢？不如戒！戒名戒欲戒色戒掉一切法相，万法同宗，万法皆空，要那些假名假相假生假空干什么呢？

[作者单位：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